

如何用“公子的剑在那场大雨后生锈了”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公子的剑在那场大雨后生锈了。

再后来，他就改行去卖大闸蟹了。

【1】

副掌门还不是副掌门的时候，只是青城山上外室弟子。

他出生乡野。八岁那年家乡发了大涝，举家流离，在京城恶臭的巷弄里死了爹娘，成了一个孤儿。从此游荡在街头小巷，学会了坑蒙拐骗。

十一岁那年，因为摸了个钱袋子心情甚好，随手救了一位伤重之人，将他藏在了自己栖身的巷弄里。那人挨了几日竟活了过来，临走时虚弱地说要回来接他。

他也没有很期待。

结果那人真的回来了。

那天，他正因为捡地上的甘蔗皮惊了官家的马，被围着暴打。那人突然从天而降，将他护在了身后。这一回，那人鲜衣怒马，倚天仗剑，站在他身前睥睨众生，天不怕地不怕。

原是个名满天下的大侠。

他被大侠带回了青城山，洗下了满头满脸的脏污，穿上了青城派弟子的服饰，布料柔软得他都不敢碰自己。他看着镜子里的漂亮小公子笑了一下，镜子里的漂亮小公子也对着他笑了一下。

他的命似乎一下子变好了。

【2】

他在青城山上练剑很努力。

他刚入门，用的是一把小木剑，每晚临睡前都用衣襟细细擦拭它，仿佛在擦拭绝世之锋。

那位大侠成了他的师叔。

他从别人口中得知师叔的剑术有多么高绝，在江湖上多有威望，他的敌人是如何险恶，而每一次他都能决胜归来。

他不知道有多崇拜他。

他也想做个大侠。谁捡甘蔗皮被人暴打，他就挺身而出，倚天仗剑，睥睨众生，天不怕地不怕。

师叔回来的那天，他抱着自己的小木剑跑去看他，想把自己新近学的剑招演给他看。

院子里，师叔正和师父说话。

师叔说：「思齐那孩子，学得怎么样？」

师父叹了口气：「他的年纪太大了，左腿又被人打断过，习武强身健体可以，要在武学上有所造诣，却是痴心妄想。更何况，他的根骨很差，你我心里都有数。」

师叔没有说话。

师父道：「我知道他救了你的命，你心里感激他、怜悯他，想报答他。可小孩子的心愿，终究是小孩子的心愿。他今天想做大侠，说不定明天就不想做了。他在青城山上吃得饱、穿得暖，你不必再自责。」

师叔叹了口气：「也只能这样了。」

师父见师叔沮丧，又多夸了他几句，说他算学、文章都学得又快又好，从不捣乱生事。嘴巴又甜，与同辈都交善，师兄师姐们也都喜欢他。

说着说着，想起一桩事来：「前日里我过寿，他去后山找了棵驱蚊的香樟，动手打磨了一副棋子孝敬我，只因我说下棋的时候被蚊虫叮了好几个包。」师父笑着摇了摇头，多有无奈，「所以穷人家的孩子，心眼多着呐。心眼多，哪能专心习武，

继承你我的衣钵？不过只要不走歧路，也不会过得太差，你就不要再担心了。」

师叔低声应了句是。

师父道：「子期最近将玉岚剑法练到了第六层。」

师叔喜笑颜开：「是么？」

师父一捋胡须，哈哈一笑。

后面的话，他没有听下去了，他抱着木剑悄悄溜走了。

洛子期是掌门弟子，他见过一面的。师父与师叔要夸奖他的话，他已经听过一百遍了。

【3】

他第一回见到洛子期，是与师弟们踢蹴鞠，一不小心将蹴鞠踢到师父院子里去了，挂在树枝上。

他虽然是师兄，但入门最晚、家境最差，被差使的总是他，于是跛着一条腿翻墙去捡。

墙里有个白衣如雪的少侠在练剑。

他只看了一眼，就看痴了。醒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在哭。

他那时候已经看得出剑术的好坏了。他隐隐知道他不可能练成这样，一辈子都不可能练成这样，顿时有一种无边无际的悲凉之感。

但是除了嫉妒以外，他又怀着一种更深厚的庆幸：「我虽然练不到，但这世上有人练到了。我亲眼所见。」

底下少侠收剑，抬头盯着他瞧。他有一双很安静也很清澈的眼睛，映着桃花与天晴。

他被少侠瞧见，局促地骑在墙头给他鼓掌，两手之间的蹴鞠就掉下去了。

少侠捡去蹴鞠掸了掸，递上来。

他一边伸手去接，一边说：「你好，我叫……」

「子期。」不远处的游廊里走来一群衣袂飘飘的少男少女，他们的白衣上镶着精致的蓝边，手上握着锋利的宝剑，和少侠一式一样。

「走了！」他们大声招呼他。

「来了。」少侠把蹴鞠递到他手里，转身离开。

他没来得及做自我介绍。

爬下墙来，师弟们以手抚膺，连连问他有没有被人撞见：「要是被掌门知道，非得骂死我们不可！」

「掌门倒是没有，就是有人在练剑。」

他把墙里的事告诉师弟们，师弟们互相使了个眼色，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：「哦，洛子期嘛。」

他问洛子期是谁，师弟们都撇撇嘴，脸上挂满了羡慕嫉妒恨。

「这些掌门弟子跟我们不一样的啦。」师弟们最后言简意赅道，「我们管掌门叫师父，只是挂名而已。他们是真的一招一式都传承自大家的啦。不像我们，用破木剑。」

【4】

接下来他有意无意打听了洛子期的很多事。

出生名门，根骨奇佳，年方十三岁已是门中翘楚，连老一辈中都只有师父与师叔能与他对剑过招。加之品性端方，已被指认为下一任青城山掌门，眼见要长成江湖上又一个传奇。

没有人敢说，但所有人都在等，等洛子期长大，成为天下第一。

他听说了以后连嫉妒都嫉妒不起来，只愣坐在那里，觉得「这才是人生」。

他想要的人生。

他对洛子期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关照：他觉得洛子期是这世上另一个他，一个没有遭受任何不幸的他。他投了个好胎，天赋卓绝而家境殷实，没有被打断腿，没有挨过饿，有良师益友，有

贵人伯乐，仿佛天地间一切的一切都在帮他，没有任何东西阻挡他站上武林的顶峰。

他突然顿悟了自己为什么要受这许多苦。他战战兢兢觉得这个世道是公平的，洛子期的命太好了，所以这个世界上另一个他倒霉了，就像镜子的两面。

他觉得这样挺好的。

「如果要倒霉，就倒霉我好了。」他给祖师爷添香油的时候跪在地上偷偷许了个愿，「洛子期要平平安安，顺顺遂遂，成为天下第一。」

他做不到的事，他祈祷洛子期可以做到。

洛子期身上有他一切的想往。

【5】

在又远远观看了一次师叔与洛子期论剑之后，他对师父说，他不习武了。

他虽然是挂名弟子，但因了师叔的缘故，还是能与师父说上话的。

师父问：「那你想干什么？」

他道：「我胸无大志，只想照顾师父的饮食起居，给师父尽孝。」

师父叹了口气，顺了他的意。

开始时的确是照顾饮食起居，他洗手作羹汤，替掌门跑腿送信。偌大的门派，每一个人都认识他，他却清楚每一个人的底细。

随后渐渐开始出入库房。今天铸铁用了多少钱，明天田庄里收了多少租。师父说：「你算账好使，眼神也好使。」就允他出入密院，整理誊抄武功秘籍。

再然后，陪掌门出门见客。

都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前辈，笑吟吟地当着师父的面夸奖洛子期。

这几年，洛子期出门在外，跟着师叔在江湖上游历，声名鹊起。

从墙里香到了墙外。

他心里有一种隐秘的高兴。

我家有子初长成，青城山上洛子期。

【6】

洛子期十八岁的时候终于回了一趟青城山。

他兴奋已极，偷偷用库房里新收的云锦替他裁了一套新衣。还有些边角料，给自己做了一条腰带。他穿不上掌门弟子的衣

袍，就沾一点洛子期的喜气。

他还准备了一壶酒，想趁着人多，热闹，敬一敬他。

这一回他一定不能像十三岁时那么荒唐，他要郑重地告诉他自己的名字，道一声久仰大名。

然而门派中却突然出了桩事。

洛子期点名要的内功心法，竟有几页是瞎编的。幸亏临出密院他翻了一眼，他曾经誊抄过这本心法，过目不忘。

密院中没有别的副本，他当即连夜誊抄了一份，第二天一早差人送出去，然后暗地里将碰过心法的人排查一遍，抓住了内奸。

洛子期来密院中相谢的时候，他正握着长鞭，严刑拷打。

洛子期隔着房门说：「多谢掌院。」

这是洛子期第一次跟他说话，但他没出声。

洛子期很快就走了。不远处歌舞升平，是为他接风洗尘。

那天晚上，他一个人喝了一坛酒，看着那白腰带上沾上的血迹，遗憾。

遗憾之余，他又悟了：洛子期是光，他是影，既然道不同，还是不要认识了。

他在底下看着他光芒万丈就好。

【7】

他暗地里除掉几个内奸的事，师父不置可否。师父年纪大了，正准备传位于洛子期，没有心思对付这种小事。

只是几个月后的某一天，师父突然把他叫去。

他到了以后，发现还有两位同侪等在院中。

一位是世家名门，经常跟着师父出门交游；一位是巨贾之后，家财万贯，精通理财。

三人经常在一起做事，此时面面相觑，不知师父是何用意。

过不了多久，他听闻有两人的脚步声从堂前传来。

一抬头，洛子期白衣佩剑，立在堂上如长剑在鞘，掩不住的肃杀之意。

他个子长高了，脸也长开了，只是那双眼一如五年前，安静又清澈。

他与他目光一碰，连忙低下了头。

后来师父说了什么话，他都没心思听，幸好师父不久就打发他们离去了。

师父回头对洛子期道：「这三人，一个长袖善舞，一个善于理财。」

「还有一个呢？」

师父意味深长：「他什么都肯做。」

师父叫他选。

洛子期拿起一支青竹签，往窗外看了一眼，写了三个字。

【8】

洛子期做掌门的那天，他做了副掌门。

洛子期微微颌首：「副掌门。」

他诚惶诚恐，受宠若惊，一拜到底：「掌门。」

外室弟子愤愤不平：「洛子期算哪根葱？武功好了不起么？！」

于是居心叵测地挑拨离间：「师兄，门中事务都是你在管，掌门却是他做的，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事！」

而他站在洛子期身边，看着他俩的衣袍一水的白衣飘飘，除了洛子期的袖口与襟口滚着蓝边，他没有，心中也道：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事？！

干起俗务来越发起劲了。

时间一长，众人都渐渐忘记了他的名字。

只道他叫「副掌门」。

【9】

掌门不在青城山，十有八九。

每回他出门远行，副掌门都要忙上半个月。

副掌门：「马上就入冬了，那件貂毛大氅给他带上。」

副掌门：「帐篷也要带的，出门在外，找不到宿头怎么办？」

副掌门：「金疮药带一点金疮药，还有安神香，点上一支不怕宵小吹迷烟。」

副掌门：「马扎拴马上没有？不能叫他随地乱坐，要进寒气。」

副掌门：「油盐酱醋给他备着，就备一点点，不用多，荒郊野岭自己烤东西吃的时候可以入入味。」

副掌门：「再备点酒驱驱寒？」

门人终于受不了了：「掌门是去行走江湖，又不是去野营的。」

副掌门：「吃不好喝不好怎么行走江湖啊？！」

转念又一想，打开了新思路：「东西带不齐，倒是可以外面买，所以钱要备齐。」

当下捏着账本，看看哪里可以俭省，都给他打钱庄里，供他取用。

待副掌门都安排好了，叫人把东西给掌门送去，却没有门人敢去。

门人看着那小山似的包袱：「我觉得掌门是要骂人的。副掌门，你自己去吧。」

副掌门就背着手梗着脖子把脸涨得通红：「我不去！我给他送？我才不给他送！我不去！」

后来还是差了个资历最轻的小弟子送。

小弟子战战兢兢地去，蹦蹦跳跳地来。

副掌门：「掌门怎么说掌门怎么说？」

小弟子道：「掌门什么也没说，不过好像挺高兴的，还把酒分给他的朋友，一起下山了。」

副掌门松了口气，随即又提心吊胆：「大当家的带这么多东西，也着实不便，与朋友出行，还要被人取笑。」

于是副掌门便在各地疯狂购置地产，开起了分坛。

一时间青城派铺得到处都是。

其他门派私底下言语：「青城派野心很大啊。」

副掌门私底下道：「住客栈多不干净啊，让掌门最好住分坛，自家地方的毛巾都是烫过的。」

【10】

掌门偶尔寄些书信回来，是桃花笺里江南好。

副掌门战战兢兢回信，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。

掌门便改寄土特产。

副掌门最爱洞庭秋蟹。

青城山上便年年都有洞庭秋蟹。

【11】

掌门年纪轻轻，玉岚剑法出神入化，江湖中找他挑战的人就多。

副掌门应对这种决斗，是有处理办法的。

他要请人去观看他们斗剑，为掌门举牌，为掌门欢呼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造势先造起来。

而掌门一般是不会输的。

副掌门早就请才子吟好了诗，作好了赋，再请乐师铺个小调，在乡野传唱，在市井传唱，一时间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青城山上洛子期又打赢了哪个不自量力的倒霉蛋。以掌门为主角的侠奇小说，一个地摊上能铺几十本。

掌门的名声越来越大，找他挑战的高手越来越少。

最后，月圆之夜，紫禁之巅，掌门挑战天下第一。

他战了三天三夜，副掌门在遥远的青城山上，跪了祖师爷三天三夜。

赢了。

掌门在下一次武林大会上，高票当选了武林盟主。

【12】

青城山在洛阳开了百花会，做东宴请武林同道。

掌门端立在门前迎客，副掌门忙得脚不沾地。

请什么人，上什么菜，租哪里的房子，房梁上挂多少尺红布，来人送什么礼，怎么排座次，这鲛鱼在东市买和西市买差多少钱，少林和武当的弟子们挨得太近打起来了……这些事都得他管。他新做了一身白衣，没等过一个时辰就被泼上了酒水，少林武僧干的。

好不容易平息了两家的怒火，众人已经坐定，掌门已经上台。

副掌门正竖着耳朵听他作为武林盟主发表第一次演讲，后院突

然起火。他整个人都炸了，跑去后院撸起袖子跟门人一道扑火。

他正灰头土脸地拎着一桶水，听闻前院里，掌门朗声道：「首先，我要感谢副掌门。」

他一愣。

「再次，我要感谢副掌门。」

他愣得更久了。

「最后，我要感谢副掌门。」

副掌门被后面的人撞了一下，新衣全然泡了汤。

掌门作为武林盟主的第一次发言还如此乱七八糟搞七捻三。

但是他心里却高兴。

他在掌门看不到的后院里，用大碗舀了一杯水，权当是酒，一饮而尽。

敬他武林盟主、天下第一。

这一刻的荣光是他们两个人的，即使他没能站在台上，他没有姓名，甚至天底下除了他没有人知道，这一刻的荣光却真真正正是他们两个人的。

他从十三岁见他，就在等今天这一日。

他没有亲眼见过这江湖，但掌门的江湖背后有他尽了全力。

待他换了身衣服，进到前厅，要应付一群敬酒的人：「你这副掌门做的真是运气啊！掌门声威浩荡，大树底下乘了凉，他还给足了你面子！」

「那是，那是！」他笑道。

他喝酒是很厉害的。门派中的往来应对都是他，江湖中人喝酒论碗，他从喝一口便吐，到现在一口气十好几坛不带停。

后来的事他记得不是很清楚。只记得掌门好像过来，帮他挡了酒。

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掌门已经带着武林中人讨伐魔教去了。

【13】

这一回掌门去了很久。

副掌门在青城山上如坐针毡。

可是他不能一起去，掌门不在，他是青城派的定心丸。他再是心急，也要安慰一众弟子，没事的，我们掌门稳赢！

赢，确实是赢了，但别人都回来了，掌门没有回来。

他们说盟主和教主大战三天三夜，然后一同跌下悬崖，再没有上来。

一时间青城山上愁云惨淡。

只有副掌门笑着说：「那他肯定是在悬崖底下遇到了绝世高手，传他毕生武功了。」

说罢进门打包行李，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。

出了门，把门中事务安排好，请来了神医，带着人连日连夜赶去了西域。爬了雪山，编了藤绳，下了千丈崖。

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把掌门背上来的。

下了山，在村民那里借住，衣不解带地守了半个月。

掌门的高烧终于退了。

这时传来消息说门中外室弟子叛乱，副掌门又马不停蹄要走。

门人道：「掌门这几日就醒了，待他养好了身体，一同回去不好么？」

副掌门沉下了脸：「这件事千万别叫他知道。如果他问起我为何突然回去……算了算了你们别告诉他我来过。」

副掌门虽然八面玲珑，长袖善舞，可以说一晚上嘴里不带一句真话，但在掌门面前，他从来不说谎。

那就索性不说了。

【14】

副掌门在青城山上做了一次大清洗，杀了好些人。他们指着鼻子骂他冷酷无情、手段狠辣，副掌门心道你们何尝不冷酷无情。

都是同门师兄弟，一起安生日子不过，要手足相残。

副掌门嘴上不说，心里是很难受的。他还怀念当年一起踢蹴鞠的日子，可那些青梅竹马，全都被他亲手杀死了。

以至于掌门回来，他都没有前去迎接。

就像是很多年前密院那一晚，手上沾了血，便有些自卑与愧疚。

这一次事情闹得这样大，掌门也一定知道了他的手腕。

他这里惴惴不安，掌门却心情大好。他听人说，掌门从西域带回来一位知己。那位年轻的剑客救了他一命，两人惺惺相惜，畅谈剑道。抵足夜谈，七天没有出门。

副掌门松了口气。幸亏掌门什么事也不管，想来对他的所作所为，不甚关心。

但随即而来的就是淡淡的失落。

他其实也没想跟掌门抵足夜谈什么的。他对武学，没有研究，坐而论道这种事情不适合他。他每天晚上就是坐在房间里是打算盘，看这个月花了多少钱，下个月哪里还可以俭省俭省，多给他添几件新衣。叫掌门看到，也要见笑的。

掌门高不可攀，他没有亲近的意思。

只是突然想到十几年前，他初见掌门的时候，没说完的那半句话。

「你好，我是赵思齐。」

他一个人坐在廊下，看着那株桃花，心里狐疑着：掌门……他知不知道我叫什么啊？

【15】

剑客与掌门日日论剑，青城山上尘嚣四起。

说剑客是名门之后，剑术高超，加之英俊潇洒，实乃人中龙凤。掌门属意他携手江湖，要以副掌门之位留他。

副掌门这些年处理偌大的门派，得罪了不少人，加上先前处置了门中叛乱，名声更加不好了。这风声一出，底下蠢蠢欲动，他做事都不如往常顺畅。

副掌门有些心神不宁。

他其实是很能理解掌门的。掌门欣赏与结交的，从来都是豪侠。剑客与他才更像是一对双生子，掌门想留他在身边，也实属正常。

于是他慢吞吞整理起自己的贴身事物，发现这么多年，他给自己添置的东西少得可怜。

只箱底里，翻出了那只蹴鞠。

突然就难过了起来。

原来兜兜转转那么多年，他与那个骑在墙头偷眼看的小子，没有两样。

【16】

第二天他去库房盘点炭火，正遇到剑客闲庭信步。

两人擦肩而过，剑客笑道：「不过尔尔。」

【17】

副掌门第三天起来，发现门派里清净了不少。底下人毕恭毕敬的，他吩咐的事，没有人再给他掣肘。

他叫来人一问，原来是昨天半夜里，掌门不知哪里听说了那句「不过尔尔」，当场将剑客请下山了。

掌门说：「阁下在青城山做客，我副掌门不知哪里得罪了，我替他道个不是。」

掌门又说：「江湖门派不拘小节，照顾不周，阁下还是另觅他处。来人，送客。」

副掌门听完，闷坐了半晌，搔了搔脸：「这怎么好！」

站起来在屋子里团团转。

转完了，眼睛亮亮地问：「掌门吃了没？」

门人道：「掌门闭关了。」

副掌门有些失落，但还是马上鼓足了劲：「他这是要突破第八层啊！我们青城山开山立派以来，都没有人练到过！快快快快给他加鸡腿。」

掌门闭关那两年，副掌门学了药膳。

天天给他煲汤，加鸡腿。

他发现掌门不爱吃香菇。汤里飘着的一片香菇去时什么样，来时什么样。

「不要挑食啊！」副掌门这一回悄悄放了两片。

再端回来的时候，香菇就吃完了。

副掌门心中怀着巨大又隐秘的欢喜。

他觉得在这苍茫的人世上，他与掌门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联。他们彼此分享了一些秘密，虽然这些秘密极其微小，但是这让他确认，他与掌门之间有一种不言自明的默契。

他是光，我是影，他是不是也明白？

所以在他心里，自己是不一样的。

【18】

副掌门自认是与掌门很有默契。掌门就该潜心武学，做他的天下第一，其他琐事，他来操办就好。

所以趁着他即将出关，副掌门搜罗了各家美人的画像，给掌门送进去了。

他的意思是：你先挑一挑，挑好了，我去下聘，等你出关正好能成亲。

送了两年饭的小弟子战战兢兢道，画像都被扔出来了。

副掌门跟掌门虽然见面极少，但却是十几年的老相识了，这人还从没见过他发过火。

副掌门想到他正在紧要关头，不仅十分自责，跑去掌门门前磕头认错。末了又走到门前，贴着那窗纸道：「你说不娶，咱们就不娶，你不要生气，一会儿走火入魔了要。」

门里不声不响。

那天晚上，副掌门没有给他放香菇。

掌门得寸进尺，半个月没吃苦瓜。

【19】

掌门迟了半年出关，八方恭迎。他没休息几日就重出江湖，行侠仗义去了。

副掌门诶了一声，叠着他的衣服，没说什么。

声名在外，便苍生在肩，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呐。

也许等两人年纪都大了，掌门找到一个同样天子卓绝的徒弟，他自己找到一个同样心思缜密的守财奴，两人就可以闲下来喝口酒，聊聊天。

【20】

掌门未归，江湖生变。

青城派树大招风，遭人暗算。

对手一环扣一环，来势汹汹，势必要将掌门打成魔头。

他调用了所有的关系，所有的手段，都解不了这个局。

他没有办法，只好对所有人俯首认罪：「是我做的，我与魔教有关系，我才是那个魔头。」

他深知十个大侠里面有九个都不是死在魔教手里，而是死在江湖里。这不是掌门的战场，是他的战场。他被人算计，是他技不如人，他认输。但掌门不能输。掌门身上是他一切的想往。

他解下了副掌门的衣袍。

当年这一身白衣，跟掌门一式一样，只是掌门的袖口与襟口有蓝边，他的没有。他们站在一起，就如同一对双生子。

他想，这样的并肩，从此都不会再有了。现在想来，却是一生一次。

【21】

他被毒瞎了双眼，打断了手脚，受了重刑，体无完肤。

但是他一口咬定跟掌门没有关系，武林中人也不过得到一句「是我做的」。

他们要他公开受刑。在众目睽睽诛杀副掌门，也算是给青城派一个耳光。

没有人想到，那一天，掌门来了。

一个人来的。

他风尘仆仆，不知经了多少场打斗。

但当天下第一的洛子期屋檐上站起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怯懦了。

没有人料到他会劫法场。

副掌门拼得一死，只求弃车保帅，他却来劫法场。

副掌门被压跪在地，听着周围刹那间静得什么声音都没有，脑海里突然想到很多年前的那幅画面。

那人挺身而出，挡在自己身前，倚天仗剑，睥睨众生，天不怕地不怕。

【22】

「后来呢？」我问。

小贩熟练地捡着大闸蟹丢进破铁盆里，称着斤两：「天下第一可不是吹的。掌门以一敌万，不知杀了多少人，把人救了出来。身后人说：『洛子期，枉你是武林盟主！枉你是天下第一！你还算是个侠客么？』洛子期当即丢下了他那把不可一世的名剑，然后随手拉了匹马，抱着副掌门转头就走。从此再也没有在江湖上露过面。」

我想象那个腥风血雨的日子里，掌门丢下了背后那个血流成河的江湖，身前却是满怀春风。

他们逃出很远，掌门勒马，副掌门失声痛哭。他失去了他隐忍打拼出来的关于两人的一切，但第一次听到那个人急促的呼吸，触摸到他的体温。

他突然放声大哭：「我叫赵思齐！」

洛子期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：「嗯，思齐。」

他哭得更凶了：「我叫赵思齐！」

洛子期道：「嗯，思齐。」

对于洛子期来说，那是十八年前，他写在竹签上的那三个字。

对于赵思齐来说，那却是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

【终章】

故事好听，但我没有忽视更要紧的事：「诶诶诶你怎么缺斤少两啊！」

小贩比我还雄赳赳气昂昂：「我看不见！你眼瞎啊！」

我这才发现，这小贩眼中神采奕奕，却没有焦距。

他身边的男人一直坐在小马扎上用绳子捆螃蟹，此时抬起头来，从容地把一只螃蟹丢进我的箩筐里。

气质凛冽，像个高手。

「你怎么给他补了二两的螃蟹？日子过不过了啊？！柴米油盐要钱伐！屋顶又漏雨了你知不知道！」小贩喋喋不休地数落着。

我也很不满意：「再多给几个吧，我又不是不付钱。」

「我们自己留着吃的。」男人说完牵起小贩的手，抓着两个马扎和一桶螃蟹，收摊回家了。

「好不容易治好了，以后不要再装瞎了。」男人安静道。

「生意做不做了啊！」

我想，他们大概是一辈子的拍档吧。

